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春正月陳主項立是為宣帝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前事具至是遂即

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於胡后

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

昭之子

等俱用事

時號八貴

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

綦連氏出西

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

太尉趙郡王叡與定

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

遠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

遙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

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

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

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

八貴橫行干政
士開尤為罪魁
高獻定計出之
是也乃以定遠
貪餌墜街事顯
垂成卒致定遠
亦斥外獻且因
之以元致齊政
曰壞直底滅亡
是定遠之罪猶

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

俟卒哭也

獻不許遂更見太后苦

言之

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獻而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獻辭

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

出

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

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

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

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

廢帝殷年號

臣出之後

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

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
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
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
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
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
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
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
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

名鳳昌黎人

為領

軍陸令萱

穆提婆之母

為女侍中穆提婆

漢陽人

為開府儀同

三司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

素被親狎

阿那肱以詔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

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

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

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

并州故云并省

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

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

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

為奴齊主之在臨解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嫻令萱巧

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

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

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

然和士開

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

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

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

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

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

永定元年紇與父頽定廣州天嘉四年頽卒紇代為刺史

至是凡十三年

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

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

陵之子

持節

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

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

章昭達

字伯通吳興武康人

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陳太建二年齊武平
寅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

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

注見前

太夫人

洗氏能知大義
洵為不愧中興
至其子以太守
潛通叛人即因
母功賞罪足矣
乃免錫之通侯
是何賞罰哉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
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
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

興紇懼出頓滙口

水經注滙水逕含滙縣西石會漆水謂之滙口滙水即滙水漆水

即始興大江含滙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

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

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

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
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

字顯聖代人

拒之周人

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車糧昭
達為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
下之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

字孝彥安康人

將兵

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
亡莊憤悒卒於鄴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
卯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

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

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
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

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
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
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日
泉掌鎮在絳州西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

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

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

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

遂進圍定陽

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

築南汾城

在今吉州南

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

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

地五百里

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師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城

而還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字文衍
惜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

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

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

擊擒之遂取汾州

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
守節未蒙贈諡申理再三周主大

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
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
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
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楊素在周既除
結隋文而移周
祚在隋又勸立
煬帝以速隋亡
其意深矣夫之
節夫類得云無

富貴也 楊敷

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

朝士無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志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

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

與穆提婆俱專

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

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

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宮

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

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

禁推

收禁而推
鞫之也

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

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

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

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

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
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令萱聞之

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

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

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

云奴見大家

臣妾呼天子曰大家

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

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

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

罪齊主拔刀鑲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

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

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

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

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

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
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
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

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
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

太后
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
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
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

現少無行於既
召還而怙終尤
甚授元龜弊政
以售其諛附之
說忘廉辭恥自
以同流梯榮為
得計不踰時而
下牀之證陷即
隨之謫死北徐
身名遺臭小人
之炯鑒若此何
後世猶有黨客
媿以求媚者哉

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

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

竇氏為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

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
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

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

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

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

與直及右宮伯

後周有左右宮伯

中大夫宇文神舉

太祖族子內

史

周官受周和制

下大夫王軌

太原祁人

右侍

後周傲周官侍御置

上士宇

文孝伯

字明三深之子

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

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

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

主以玉珽

禮記天子播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

自後擊之護蹈于地直

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

字休因紹遠之子

等收護子弟親黨

殺之

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至左右託言欲與講

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聞之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自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大中大夫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

遷冢宰實奪之權

又謂憲侍請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

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

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

竭節耳知復何言

裴

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

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

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

用為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
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
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
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
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
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

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

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

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

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隣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謀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

計惟光在春不
苦如南朝之倚
運濟然使隣國
得以行反間者

亦同兼攝同器
說說交傾且紫
陌駐營猜嫌久
蕭物必先傷而
後蟲生信哉

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

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光之字

聲震關西豐樂

羨之字

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主謠言甚可畏也

齊主以問韓長

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

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

還逼帝城將行不軌

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

表請宜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為言

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

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刻之迹

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

珽使二千石即邢祖

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枝二十未擬奴與人鬪者不問

曲直祖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遣中領太過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

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裹甲馬

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

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

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周主聞光死為赦其境內
八月齊廢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為右后

舍利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

后胡太后
凡女也太

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
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
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
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

寵衰

令萱使人行厭盡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
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遺何物人作

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

以胡氏為左皇后

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

穆氏為

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

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

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

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

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

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
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
納之 竇毅字天武熾
兄子女卽唐高祖之后

癸陳太建五年齊武平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已四年周建德二年

阿那肱與 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
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
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
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

字公

輔博陵安平人

顏之推

字介琅邪臨沂人

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

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

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

中權將軍

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

淳于量

字思明濟北人

位重共署推

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

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

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

注見前

都督黃瀆

字仲昭巴山新建人

麁巨俱反

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瀆擊破之又遣開府

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

趙彥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

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

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瑒必不肯北面

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考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不見從持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

為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

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為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

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

齊軍胡挺身出陳毅弓未發摩訶擲銃

鏡小藥也銃

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胡兵甚

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

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

縣廬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灑蕪禁侵掠撫戍卒

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

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灑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

等城灑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灑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

注俱

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

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

刺史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

麗姓伯律名

令劾主書

魏置

中書屬

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

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

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

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

出敕受賜

偽出恩敕以為受賜

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

不殺出刺北徐州

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
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

戰且守叛者散

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邳山之捷

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為

軍事

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

杜佑曰作此舞

以效其指麾
擊刺之容

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

代人標之子

謂曰

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
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賡

帝即宣

納妃楊氏

劉友益曰此著隋纂之始

妃隨公堅之女也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

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賢如或不
然悔無及矣周主飲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
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
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
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
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
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尉遲運迺弟細之子與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

北魏

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

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

什六七齊皮景和

琅琊下邳人

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

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

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

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

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

軍見者皆欷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明徹

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

有一隻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

其血而去間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者莫不流涕

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

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贊和之

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

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

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遜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

克齊昌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俱見前濟陰東魏僑郡故城在今泗州

縣肝昭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等城陳懸

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

主許之

瑒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輜轎車以葬

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
午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

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

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
違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
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
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

亦令依禮

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

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

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

尋立通道觀以
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
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

字世通世
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為殘虐

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
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

齊

綽既以殘虐逮
繫宥之已滿失
刑及聞其聚蠅
置狙為樂尤而
效之裸人恣螫
以供娛樂天性
恠毒非復人類
矣高歡積世濟
惡遺孽固應日
下其父殺人報
仇其子必且行
劫洵不爽也

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

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蠅于器置狙其中觀之

極樂齊主即命索蠅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聞由是有寵

殺之

乙陳太建七年齊武平
未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

伊婁魏十姓之一如謙字彥恭鮮卑人

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

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

修德

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

以為

樂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

宦官鄧長顓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

賄成

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一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 見鬼人巫覡輩也

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
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

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

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

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閩境傲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尊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井也 三鷄卽魯

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

州河津縣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

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叅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錦繡纂紀之書
女紅漢景詔最
得抑末崇本之
要必舉而笑諸
門外則近於瑤
飾好名天下之
錦豈可盡焚哉
上不以誠感而
望下以誠應其
可得乎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
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

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

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
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

洛口

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

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太安人

自永橋

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

夜入中潭城

在懷慶府孟縣胡三

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

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

永業

字世基中山人

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

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

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

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

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陳太建八年齊隆化申元年周建德五年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

渾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

官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

注見前

而還太子在軍

多失德官尹鄭譯

字正儀儼兄子

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

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
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

父名泰即不宜
為太子詹事與
韓愈詳辯所議
無異叔寶支辭
情理陳宣聽之
何耶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

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

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

主曰然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

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

字仲通僧
虔之孫

不宜

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晔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

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

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

德王延宗

文襄第五子

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遣內史王誼

字宜君洛陽人

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

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

在今

忻州靜樂縣西南

唐于此置縣宋省

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太

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

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

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

字相如安

定鳥氏人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

克

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

人以木拒塞
之城遂不下
周主還長安
明日下詔復伐齊
十二月

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

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

如勿戰却守高梁橋

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

齊主意未決諸內

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

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

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

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

還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

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洪洞北齊鎮隋為縣今

屬平陽府

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

向北朔州

注見前

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

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

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

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

官多散乃回向鄴

魏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

達天命官爵有加

自是降者相繼

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為天

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卽位衆

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

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

手稱名流涕嗚咽衆乎為死童兒

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輓石以禦敵

周主至晉陽延宗

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

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幾中

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旣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

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

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

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

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抗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勣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弟

十子高勣敬德清河王岳子
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丁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
西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春齊

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

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

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

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難曰大事去矣

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

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

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

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

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

尉遲勤代人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

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
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

安生既疏通經
豈其未聞大義
國破而掃門以
待異姓綱常之
謂何安車駟馬
之賜上下蓋兩

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八宮訪以齊事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

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

卽礪礪關
注見前

自與

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

隨蔭叙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

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周主至長

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獻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操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楷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楷于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楷

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潛遂戰敗與孝珩俱

被執

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

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

傳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

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願遠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知齊主

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

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何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確乎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愴然改節拜辭不辭與丐攝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忠孝責子之言豈

東雍州魏置今
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

事致積

子賜反積之屬米也

致餼

饗餼也熟曰饗腥曰餼

設九饋

主副也

九

介

賓副也

受享于廟

享獻于廟受之禮

三公三孤六卿致食

音嗣

餼賓及其從

勞賓

慰問之也

還贄

執圭為贄既見還之

致享

享講也

皆如古

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

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詔誥格

式及用山東人

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

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

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又制庶人以上

唯聽衣綢錦綢絁布圓綾紗絹絹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

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
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

五家

為保有長保

五為閭有正

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

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
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

至呂梁

注見前

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

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度可定蔡景歷諫

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眾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

顯祖第三子

稱帝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

北朔州治

肆州以北皆應

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

遂奔突厥

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

營州

魏置治和龍和龍注

前見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

于紹義紹義遂稱帝

改元武平

以寶寧為丞相突厥舉兵

助之

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

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復為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從死蜀中

戊陳太建十年周宣
戊帝贊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

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

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

沈之清水

水即泗

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怵懼蕭摩訶言

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

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

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

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

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

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

兵薄聖城而敵
人逼其歸路急
則可解援則履
背受困理勢判
然明徹胃無成
見犯為鎮將再
阻摩訶突圍之
象直至水淺處
舟來于沈沈所
謂為良算速心
安在難渡進而
死豈足以償其

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

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

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没于周獨

蕭摩訶與將軍任忠

字奉誠汝陰人

周羅暉

字公布尋陽人

全軍得

還

陳主開明徹被執即日召蔡景歷以為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為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

是為

帝宣以鄭譯為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

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

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

諡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

太子

卽位卽逞奢欲曾無戚容

捫其杖痕大罵曰死矣閱視宮人逼而幸之

晚超

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

卽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賫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
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
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
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
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
謹之子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
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
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

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
李綱字文紀勃海蓆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内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

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

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

請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

以君盟臣哀周
弊政陳宣國方
強威無端而盟
及羣臣豈送見
叔陵狡險他日
將為不軌欲以
此潛消其逆謀
乎願不能教誠
防閑復罪以主
盟之任後此藥
刀抽斫未必非
載書時之屬也

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

字子嵩陳主第二子

為

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

以相警戒

已陳太建十一年周
亥靜帝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
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
大醜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
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卽恣聲樂魚龍百
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娶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
酒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輿觀詣朝堂陳周主八失

其一

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
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
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今
乃遠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
書字誤卽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誠不
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

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

巖

字君山
洛陽人

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

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
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
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
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

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

宴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

嗣位鄭譯等用事

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

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

烏丸軌

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杖尉故稱烏丸王氏

宇文孝伯

謂吐谷渾之役事具

前因言將鬚事周主遣使殺軌

元嶽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

不聽嶽進繼之脫中頰頰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嶽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

使閻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
家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他日周主託以齊

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
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
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
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
賜死于家

周主贛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

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
旗皆陪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

人君代天理民
未有不敬天而
克享天位者乎
文皇帝乃以天元

自稱妄比上帝
狂悖褻慢能不
干天怒以速殞
滅耶尹起莘謂
其瘡不能言為
天何言哉之報
則失之鑿矣

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
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遊戲不節晨

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

每撻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

二百口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

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

北地

南北北克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

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 晉州梁置今

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璧縣馬頭

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

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

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

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陳太建十二年

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子周大象二年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

吳人關之母

為天元帝后已又改

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

宗伯辛彥之

秋道人

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

博士何妥

字棲鳳西城人

曰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

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

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

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

左右

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

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

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

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

日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

博陵望都人

素

以狡詔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

召入卧内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

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

後周置掌御飾柳

裘

字茂和世隆之曾孫

内史大夫韋譽

京兆人

御正下士皇甫績

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

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

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速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

趙王

名招字豆盧
哭太祖子

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

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

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

後周郡治合川故城
在今西寧府碾伯縣

郡

守于是乃發喪

上宣帝諡
葬定陵

周主入居天臺

尊楊后為
皇太后朱

后為帝太后陳元

尉遲三后並為尼

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

總已以聽時象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

字子微
辯弟子

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

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鄭譚為長史劉昉為

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頴

牛昭元勅
海穆人

明

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為司錄時漢王贊

字乾

依高
祖子

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

堅革宣帝苛酷

之政更為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迴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迴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迴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

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

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象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

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

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兼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

徵入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

迥移書于其弟

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

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

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

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丰于堅

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鑲金帶遺堅十

三鑲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

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稱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尉斗即尉斗也李渾字金才禮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

字乾陽世宗子

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

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

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

魏濮陽王順之孫

坐戶側

酒酣招以佩刀刺爪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

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宵瞋目憤氣扣刀入

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

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

可勝計

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

王達滕王逌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

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

字思敬解人

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

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

相與共保歲寒耳

時周鄭州總管司馬肖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

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迴昏老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鄭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敷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傑之子

周尉遲迴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

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與尉遲

迴隔沁水

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

相持不進孝寬

長史李詢

字孝詢
崇之兄

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等並

受迴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

軍使觀情偽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頴請行

堅大喜卽遣之及是頴至軍為橋于沁水迴子魏安

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

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

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

迴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迴弟勤帥衆

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

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

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字仲樂貴

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

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

迴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

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

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

後周書北史
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

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

春二

丑文帝楊建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月周楊堅稱皇帝

是為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
隨以周齊不違寧處乃去之作隋以

之訓去故也之

本作走音輝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

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

後周自愍
帝至靜帝

七凡五主合

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二十五年

隋皆有之

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

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勇氏之患殺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田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

然人李淵晒之子卽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

字不齊傳陵安平人

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

是置三師

太師太保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

及尚書

設命左右僕射無所不統

門下

置納言給事等官

內史

置監令等

秘書

領著作

內侍

皆宦官

五省

御史

主彈劾

都水

主作造

二臺太常等十一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

左右衛等十二府

皆軍府

以分司統

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

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

有上凡八等都督

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

特進左右

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

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

者改侍中為納言

已而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

部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廢光

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

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

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闈乃止使宦

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此知預政之漸不可聞則所為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北魏之晨乎至於隋納諫言齊勇立廢蜀孤又身得辭其過耶

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宋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而已

隋立世子勇

字現地伐

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

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

為晉王俊

字阿祗第三子

為秦王秀

第四子

為

越王諒

字德章第五子

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

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北標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隋主族子

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

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

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碑之子為太子少保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

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

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

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

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

初蘇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威言是矣然威父即仕周威乃辭

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云唯讀孝

周拜而致身於
篡周之隋室移
孝作忠之義安
在隋文比之商
山四皓此特用
以自文而已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

證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

齊天保初改置帝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

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萬國錢以一當千

及民

間私錢名品甚衆

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

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

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

金史卷之四十六 卷四十六

譯與劉昉贊成
隋禪未幾譴斥
誅夷曾不旋踵
留世為不道之
臣戰朝為不孝
之鬼二語尤足
令齊國真諷寒
心破膽

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

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

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漸踈之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

自以被踈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蟲譯又

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

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臣

戮之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楊

素裴政

字德表
暹之孫

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

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

輶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

流刑三自

千里至

徒刑五

自一年
至三年

杖刑五

自六十
至百

笞刑五

自十
至五

十

又制議

羣臣
議

請

請于
上

減

罪有可
減本科

贖

以銅
贖罪

官當

官罰

品以當
其罪

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

考掠不得過
二百枷杖大

小咸有
程式

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

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

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

至萬以律尚嚴密敕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

踈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牛弘字里仁安定

郭舛人本姓秦父允任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

字修芝安定烏氏人

為相州刺史房恭懿

字慎言洛陽人為

海州

東魏置今隸江南

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

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

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

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

相州刺史

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

部如岐州法因目彥光為著帽錫階主聞之免彥光
官彥光請復為之發穢毒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
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朔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
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著帽錫錫軟而甘言其柔

善也 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

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
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
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

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木杆之子

及卒國人以大

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

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

速可

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

在漢

北菴邏降居獨洛水

亦在漢北

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

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

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

面沙鉢畧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

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

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及隨主立公主傷其宗祀
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
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
與高寶寧合兵代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
屯兵以備之

壬陳太建十四年
寅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

伏誅太子叔寶立

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

字宇世

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

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

抽判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
堅手搯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
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
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
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
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
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卽位

諡陳
主曰

孝宣皇帝廟號
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

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

封徙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南面盛選僚

佐以王韶

字子相太原晉陽人

李雄

字毗盧趙郡高邑人

李徹

字廣達朔方巖綠人

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

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

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

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為柱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頴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
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頴奏禮不伐喪隋乃詔頴班
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
度及高頴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
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

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下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頰威曰是何神也乃詔頰等創新都于龍首

山

癸陳後主叔寶至德
外元年隋開皇三年 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主之卽位也病創不能視事

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

已而創

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

召與言

古事 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憚欲諫則陳主已醉

乃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
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
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

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

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澧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

文周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卒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緋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

字師仁隋主之弟

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為隋寇

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二十萬入長城尋入

李陵名將也張空琴以應敵尚

且成擒乃謂轉
戰三晝夜士卒
徒搏以當四十
萬控弦之衆手
皆骨見而尚能
殺賊逆虜實理
之所必無此蓋
長臨掩敗節功
妄言之而輕信
之作史者遂據
為奇談耳觀於
李充突厥狃於
驟勝云云其牙
盾可立辨

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獠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鬪
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
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
武威等七郡 達奚長獠字富仁代人 至是隋主下

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
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嘗未感恩資而為賊節
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
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
心諸將今行義兼含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命
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

李充

龐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

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

汗遇于白道

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

充言于爽曰突厥徂

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

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

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

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

字羅雲武

威人

出盧龍塞

注見前

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

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

華陰人

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

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
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
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
罷郡為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

蒲州注見前陝州後周置今隸

河東至衛汴

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

水次十

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

華州

西魏置今屬同州府

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

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

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

刺史和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

字幼文仲

禮之子

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而定天

人主一日二日

萬機政要所關

安問巨細惟不

忘之務職有司

存耳倘高語重

拱之名而陰啓

廢弛之漸國政

將矣賴焉柳或

之言所謂知其

一不知其二者

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為杞州

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

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泣衆非其所

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

或見隋主勤于

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

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

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

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

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

直士國

之寶也

甲陳至德二年
辰隋開皇四年

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曆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

字季晟
覽從子

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

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疆弱及還上書

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

晟以為若厥之于攝圖
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

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
波首鼠介在其間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

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
連奚雷俾攝圖首尾猜熯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

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玷厥卽達頭攝圖卽沙鉢略

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卽庫莫奚東胡別種雷先立反

奚之

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

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蠡達頭使

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最齋幣賜奚雷契丹至處
羅侯所誘之內附也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

見前

由是諸部果相貳戾復縱行反間達頭阿猜阿波

沙鉢畧遂連兵不已

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戾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

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
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為疆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最入朝沙鉢畧
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

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略部衆多叛歸之實榮定熾從

子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

卽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

字安

樂忻之弟

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

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

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統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憤不出月露之形積采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
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
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
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
士大夫祿伐千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
曹魏太祖
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

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

沙鉢略造

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哭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階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哭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乃起拜頰頰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

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

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

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

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

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

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

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
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

日與都官尚書孔範

字法言會稽山陰人

等文士十餘人侍宴

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

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

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以此為常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

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
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

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謫附孔範與孔貴妃結為
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
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
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
薦所善沈客慶陽惠胡徐哲暨惠景等有吏能陳主
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
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
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
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乙陳至德三年
己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頌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社倉義倉在官
有在官之弊在

民有在民之弊

然在官者法立

而易行在民者

地澁而難保司

牧者誠奉行以

實使在官不為

胥吏侵漁在民

不為卿係耗蠹

庶于民食有裨

且故曰有治人

無治法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

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
已改度支年為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

尚

書長孫平

字處均
徽之子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

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

百家有里
里有社

委社司檢校以備

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歸殂太子琮

字溫
文

立

歸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諡孝明皇帝
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沙鉢畧可汗遣子入廟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寢疆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
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
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
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
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
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
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綽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

慶沈客卿其譖綽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綽下獄綽于

獄中上書

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謫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

匡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廢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綽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項之意稍

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

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

闕闕除大市令警警不能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
位于今五年溺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
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論佞諛邪升之廟庭
今疆場日蹙消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廢
鹿復遊于姑蘇笑陳主大
怒斬之
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

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昔
梁即隋初廢後復為郡

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

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

綿歷七

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

城以遏胡寇

丙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
午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

西羌別種
其國在焉

貢折支
之地 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工柱國梁士彥字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

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謹去官昉亦被

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

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

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

夸呂以梁大同六年始立距陳隋丙午歲僅四十七年安得在位百年之事總由其時吐谷渾與中國言語不通且未親履其境者逆蒲傳聞訛舛前史載外

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隋皆伏誅

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

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

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訶乃止

丁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

未是歲後梁亡凡二國

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即邗溝
注見前

突厥沙鉢略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略死遣令立其弟葉護

突厥官名

處羅侯處羅侯與

沙鉢略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何可
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有謀而以隋所賜旗鼓
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
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
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
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頰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

隋主從之

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
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後梁自中宗營至琮亡凡三主合三

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

字摩訶行博陵人辯曾孫

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

字義遠中宗子

弟瓚

字欽

文世宗子

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

史陳慧紀

字元方高祖從孫

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

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頴安集遺民拜

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

注見前

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

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

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頌

首陳主答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
頌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
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處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
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
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
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
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頌曰我為民父母豈
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
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于江曰若

彼懼而能改

吾復何求

戊陳禎明二年

申隋開皇八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慾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闕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有事

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

廣出六合

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

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

總管韓擒虎

字子通東垣人柱之子

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

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

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潁為元帥長史王韶

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

頰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

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北數將周一也主上

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

彼以江總為相隄事詩酒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

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

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

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秦

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暉督諸

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

在今宜昌府東湖縣

北

銜枚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眾遂帥水軍

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

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流兵皆

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

字德

章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

翅舟名二百餘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

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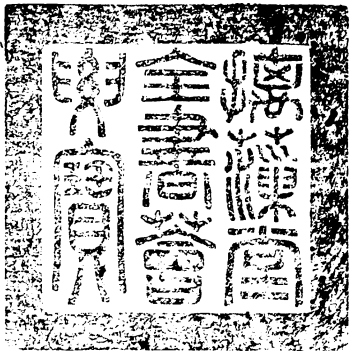
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

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今

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

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總校官候補中_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 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 龔述祖